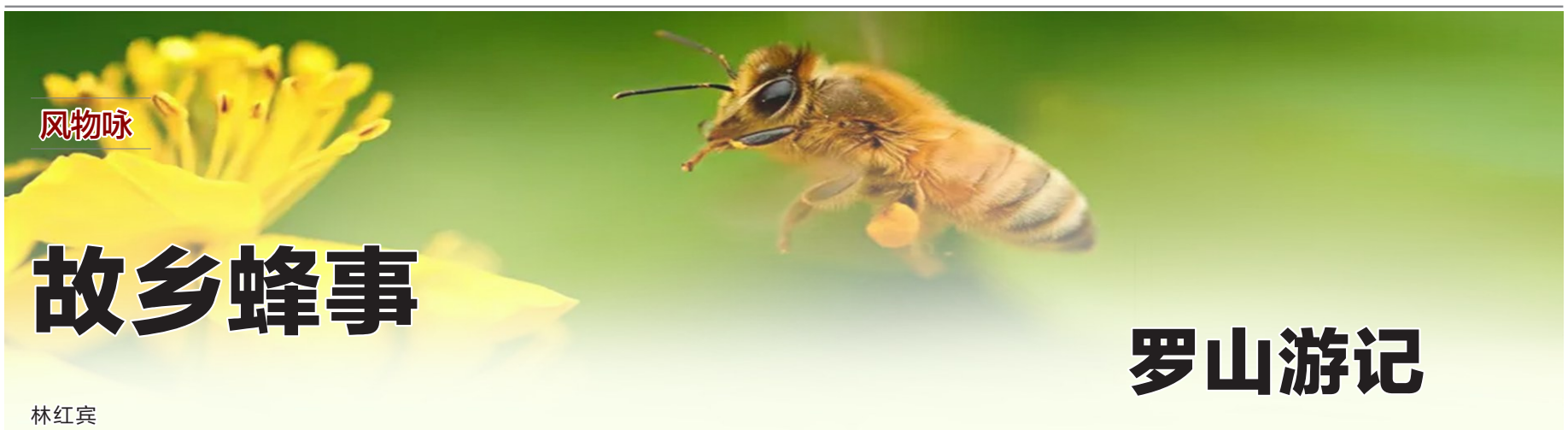


风物咏

故乡蜂事

林红宾

前些日子，我回故乡探望，在村外见到一窝蜂子，触景生情，不由忆起那些难得的山野情趣。

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故乡的生态环境特好，山野有许多种野蜂，我和伙伴们时常与之周旋，以寻求刺激和快活。

蜜蜂是蜂类家族中最温顺、最勤劳的一种。凡是花儿盛开的地方，总能见到它们忙碌的身影。尤其阳春三月，杏花初绽，红中泛白，密密匝匝，就像昨夜降下一场彩色的瑞雪。无数蜜蜂循香而至，一边热情赞美明媚的春天，一边忙碌着采集花粉，嗡嗡的声响不绝于耳。蜜蜂酿蜜需要多种原料，有时还会落在人的体表采集汗水，因为汗水含有微量盐分，届时，会弄得你怪痒痒的。尽管如此，你也不必驱赶它，君子成人之美嘛。蜜蜂不会轻易蜇人，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自卫；一旦蜇人，毒针便会脱离身体，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。有一次，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群蜜蜂，落在村前一棵柳树上，箍在一起像个葫芦。南街二妈有经验，将红糖抹在笊篱上，登上梯子，将蜂王诱入笊篱。蜜蜂们见蜂王移驾，便纷纷跟随。就这样，二妈将这窝蜜蜂收回家中饲养。

还有一种野蜂，体型大于普通蜜蜂，通体呈金黄色，毛茸茸的，只是尾部黑黢黢的，乡亲们管它叫黑屁股蜂。它性情温厚，从不惹是生非。它嫌山中太寂寞，见你上山捡蘑菇，便一路跟踪，像一块金黄色的琥珀悬在你面前，一边“噔噔噔”地叫着，一边蹁跹起舞。你若捡块石头朝远处掷去，它以为你闪身离去，便紧追不舍；发现上当，旋即回来，仍旧缠着你。见你光顾劳作不搭理它，便知趣地飞走。黑屁股蜂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拉帮结派，你不犯它，它绝不犯你。我们从未发现它的窝，估摸是在树洞或者墙窟窿里。

草蜂与蜜蜂、黑屁股蜂迥然不同。它身形瘦小，腰肢很细，体色褐黑相间，大多在荆棘丛上做窝，凭借锐利的棘针作掩护。它的窝像个莲蓬，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蜂房。我们上山薅山胡椒、打山枣，时常会惊动它们，难免被蜇。所幸它们个头小，毒性不强，将创口里的毒液挤出去也就不疼了。

土蜂的模样跟草蜂大致相同，但要比草蜂大一些，因它掘土筑穴而得名。土蜂飞行时屁股钩着，后腿下垂，像个鬼怪式战斗机，因此，人们又称之为耷拉腿蜂。土蜂性情暴躁，好勇斗狠，尤其喜欢集群攻击，人们往往惹不起。它的毒性较大，会把人们蜇得鼻青脸肿。有一次，我们发现了一窝土蜂，便掷石头打它们，这就坏事了，它们勃然大怒，朝我们疾扑而来，我们赶紧藏在一丛灌木里，这才侥幸躲过。据说土蜂被激怒了会撵人的，你即便跳进池塘里，它们也会在水面上盘旋，单瞅你露出水面蜇你，否则不肯罢休。鉴于这个缘故，我们对土蜂只好敬而远之，以求相安无事。

野蜂中最厉害的当属虎头蜂。虎头蜂的脑袋和身上的花纹有点像虎纹，故而得名。虎头蜂喜欢在老柞树上打洞居住，生性暴烈，俗称斗蜂。虎头蜂约有拇指大，身上金灿灿的，腰细膀粗，腹部有黄黑相间的圈儿，两眼圆睁，触角直竖，面目狰狞，如同戏曲中的花脸。故乡北面乱葬岗的几丘荒坟之间，长着几棵老柞树，其中一棵的树洞里住着一窝虎头蜂。虎头蜂警惕性很高，洞外常有两个“卫兵”把守。有时洞中的虎头蜂出来晒太阳，好家伙，树杈间黄蒙蒙的一大片，怪吓人的。据说虎头蜂的毒性特大，夏天的中午，一只虎头蜂能蜇死一个小孩，三只虎头蜂能蜇死一头牛犊。有个村民曾被虎头蜂蜇过，当时毒性攻心，痛不欲生。照此推断，此言不虚。虎头蜂如此厉害，我们只好敬而远之。有一次，我和伙伴们发现几只虎头蜂住在村边一处破房子的墙窟窿里，为了不让它们打扰乡亲们，我们于漆黑的夜晚，如履薄冰般摸上去，用泥巴将墙窟窿封住。虎头蜂深知乡亲厌恶它们，也就知趣地迁走了。

写罢稿子，我的心仍然沉浸在山野意趣之中，恍若又回到了少年时代……

罗山游记

高润武

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招远市欧家夼村北，北接龙口，东连栖霞，包含云屯山、罗峰山、玲珑山等诸峰，主峰海拔759米。该山原名“阳丘山”。相传观音菩萨为救采金百姓，在绝壁上挂锣示警，众人闻锣出洞，躲避了山崩地裂，山名因此改为“锣山”，后演变为“罗山”。

秋日，阳光明媚，天上飘浮的白云，将天空衬托得更加蔚蓝。我与妻子驱车来到罗山，沿着景区指示路线步行登山。山路窄而曲折，好在石阶不陡，走起来也不那么费劲。抬头向山上望，瀑布的源头看着就在前边，可要到达那里还需要绕过几道弯。我们在瀑布潭池上方的亭子处坐下来歇息，向山上看，所谓的瀑布，在枯水时期也只能看到光滑的山石被细流湿润而长满了青苔；在树丛的掩映处，隐约能看到一处山洞。几位老者在亭子里说起罗山的风情雅趣，聊起罗山的古老传说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上攀爬，一路风景如画。道路在脚下向前延伸，一会儿需攀登，手抓脚蹬，一会儿又是平缓的水泥路，舒缓闲适；路边的树木宛如盆景，枝干弯弯曲曲、错落有致，这种弯曲正好呼应了脚下的山路；盘根错节的松树根脉，或如巨蟒般盘踞在树根处，或沿着山体的石缝顽强生长着；也有挺拔直立的松树，如山的脊梁和筋骨，与山合为一体。

山岩形状各异，尽显沧海桑田。千层饼，一层层的岩石，掩映在树荫下，见证着千万年的风霜雪雨。仙人桥，三个红色大字明晃晃地镌刻在光秃秃的岩石上，旁边的大脚印如仙人踏过的足迹。快到山顶的转弯处，一块竖立的牌子引人注目，上面写着：“没人疼就来爬山吧，爬完浑身疼。”这句诙谐的标语，既给爬山者以鼓舞，也道出了人世间的生活真谛。

上山的路程，在喘息、小歇与观景中缓缓度过。原以为下山一路向下，能够轻松些。事实却恰恰相反：下山途中还需要翻过一道山梁。站在亭子栏杆处，向山下极目远眺，裕龙石化、南山集团、玲珑轮胎的厂区仿佛近在眼前；偶尔飘过的香气，恍如栖霞苹果的果香。山下的村庄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道路上的车辆来往穿梭，大型机械在田间轰鸣，忙着收割与播种。

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。途中有一处上百米的陡坡，铁质阶梯几乎垂直向下。走在这样的陡梯上，眼睛不能四处张望，双手不可插在口袋里，必须抓住边上的扶手，一步步地往下挪。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双腿便开始打颤，只能走一段，歇一会儿。好不容易走下铁梯，站在平台上回望陡梯，不由得联想到世间万象。年轻时，人们常常严格要求自己，努力攀援，将一段段登山路设定为一个个小目标，最终汇集成登上山顶的大目标。待到“下山”时，却往往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。

铁梯下边还有一段稍缓且较长的石阶，已经打颤的双腿难以持续步行，只能将身体横着、单腿往下挪，身上的汗水打湿了后背，只有靠毅力坚持着走下这段石阶。行至转弯处，不少游客围在一口石井边，有人用辘轳绞上来一桶井水。我也上前，捧起清水洗了把脸，稍解浑身的热气。

爬山如人生，需要毅力，一路的辛苦与付出，一路的坎坷与风景，到了山顶才能俯瞰到平地看不到的景物，呼吸到更清爽的空气。我们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？一分辛苦一分甜，生活中的一切得到与收获，都需要自己的努力与付出。这便是“舍得”的内涵，也是顺应自然的生存法则。

石缝里的野菊

刘为民

深秋的一个午后，我独自登上村后那座荒坡。坡上的草木早已枯黄，蒿草伏倒一片，藤蔓蜷缩成团，连往日喧闹的秋虫也没了声息。风从坡顶刮下来，带着沙土的干涩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，呜呜作响，像谁在吹一支走调的口哨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雁叫，又很快被风卷走。天地间空落落的，看不到一棵树的影子，连鸟儿也绕道而行，只有风一遍遍地掠过，把枯叶扫进坑洼里。放眼望去，只有裸露的沙石与干裂的泥土，一片萧条，静得让人心慌。

我原以为，荒坡本就是这般死寂的模样；这秋日的荒坡，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荒凉，正欲转身离去。忽然，我看见了一丛野菊。不大的一丛，密密地开在坡顶的石缝间，金黄的花瓣在冷风里微微颤动，像撒下一把碎金子。那黄不是喧闹的黄，是沉静、厚实的黄，像是把整个秋天都攒在了这小小的花盘上。这里是荒坡，乱石嶙峋、寸草难生。谁能想到，菊花竟会开在这里，孤零零地立着，叶子有些灰绿，边角也卷了，却开得满枝都是花，在枯草与乱石之间格外扎眼，像一声静默的呐喊点亮了整座荒坡。

我蹲下身，凑近了看。它生长在两道石缝的交界处，根须紧紧箍住一小块褐土，又从石隙里探出细密的须根，一点一点往更深处扎。石缝里几乎没有土，只堆积着些风化的沙砾和枯叶。它就靠这一点点立足之地，咬住石头，撑起满枝的金黄，在风里一下一下地晃，竟稳当得很。我伸手碰了碰它的花瓣，凉凉的、薄薄的，却带着一股不肯服输的韧劲儿。

菊，本是开在篱下、养在园中的。江南的庭院里，名菊被侍弄得叶茂花繁，红的似火，紫的如霞，一盆盆摆在暖阳下，娇艳得不得了。它若生在江南，大约也会亭亭玉立、繁花似锦吧。我想起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句子，那该是怎样的闲适与安稳。可这里是荒坡，是秋霜最重的山头，风是干的，土是硬的，连雨水都存不住。它究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是飞鸟衔落的种子，还是大风卷来的籽实？没有人知道。大约连它自己，也来不及想这些，只是把种子落在了这里，便把这里当成了家。

秋霜一场接一场，寒风搏斗着一遍遍刮过。它的花瓣被吹得翻卷，叶子被霜打得有些发脆，最边上那朵，已经蔫了一半。可花心里那一点黄，仍旧亮着，迎着风，又倔强地展开几片新瓣。别的草木都伏下了身子，它却越开越盛，仿佛这满坡的萧瑟，都成了它的底色。清晨的露水在花瓣上凝成细珠，日头一出，又很快散尽，像一场来不及诉说的委屈。

我久久凝视，竟有些失神。这石缝里的野菊，从不抱怨脚下土地贫瘠，也不哀叹命运的安排，只是拼尽全力，把根扎进石隙，把花开向深秋，安静地、倔强地，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季盛放。风来，它不低头；霜落，它不退缩，就那么站着，把根扎得稳稳的。即便无人欣赏，它也要为自己开出一场盛大的花事。

这野菊，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启示。很多时候，命运并不给我们优渥的土壤，我们也常置身荒坡石缝一般的困境，风霜相逼，举步维艰。有多少人，能有这一丛野菊的硬气与坦然？